

梁斌

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③

长篇小说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The
Complete
Works
of
Liang Bin

全集

梁斌

③
长篇小说

1914~1996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1953年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完成
“红旗谱”三部曲框架后拍摄。

梁斌

全集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Bin



与挚友孙犁、路一、杨循合影。

The Complete Works
of Liang Hui

全集

梁
斌

第 一 卷

长 篇 小 说

(三)

烽 烟 图



高蠡暴动并没有解决了问题,相反受到一场血腥的镇压;蒋介石还是抱“不抵抗”主义,还是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。同盟军在察绥虽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抗战,但一个“何梅协定”却出卖了滦东十八县,殷汝耕在冀东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,宋哲元主持了冀察政务委员会。总之,形势依然对日寇侵华有利。这一切,对有爱国心的人民群众来说,是不能忍受的。

高蠡暴动失败后,又过去了五年。冀中平原上早晨晚晌常刮起凉爽的风,一九三七年的夏天,又降临人间。眼看麦梢儿乍黄,芒种就到。朱老忠在堤身里高粱地上耨着地,两手攥着锄头,把腰弯个头点地,汗珠粘在眉毛上,吊在胡髭上,一颗颗跳进干旱的土地。太阳晒着他黝黑的脊背,褐色的粗布裤子被汗水湿透了,他耐着炎热,一腰耨到地头,慢慢地直起腰,抬起头来,圪蹴起眉头看了看太阳,深深叹了一口气说:“咳呀!好长的天呀!”他猫腰坐在地上,背着阳光抽了长长一袋烟,把烟灰磕在锄柄上,叮叮地响着,扛起锄头,弯下腰走上堤岸回家了。

朱老忠回到家里,放下锄头,筛了草喂上牛,坐在捶布石上歇着凉,抽着烟,寻思:大暴动以后,几年的日子,是怎样熬过来的。虽然五十开外的人了,他还不觉得老,身子骨还结实。一想到他肩头上责任的沉重,不得不提心在口,又低下头出了一口长

气。天小晌午了，金华已抱柴禾点火做饭，他觉得天气渐渐热了，胡子长了老长，头发也长得长了，汗水腌渍得头皮发痒，他想剃剃头，刮刮脸，凉快凉快。他让贵他娘到朱老明那里借来了一把剃头刀。这把剃头刀长时不用了，生了满下子锈。贵他娘把石头放在台阶上磨着，台阶是土的，磨石放不平，轧得咯噔咯噔响着。朱老忠拿个洗脸盆，叫金华舀出点热水，洗了两把脸，又洗着头发，手骨节碰得铜盆唧唧地响。

正在剃着头，庆儿娘敞开胳膊，扬起两只肥袖子，两步并作一步，风是风火是火地跑了来，睁圆两只眼睛说：“他大叔！不知为了什么，冯家护院的老山头，把庆儿抓住，二话不说，吊在大槐树上了！”

朱老忠一听，愣怔了眼睛，张着嘴，半天不说话。冷笑一声，想到：天呀！事情又要降到我们头上了！于是，他心底里埋藏了五年的怒火，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。他心里焦躁，等不得把头剃完，就想拿起腿来走。

贵他娘说：“这像什么样子，多要紧的事情，也得把头剃完，怎么见人哩！”慌忙剃了两把，贵他娘又问：“疼吗？”

朱老忠说：“疼！疼也是剃头发，不是剃脖子。冯贵堂他要是割了我的脖子，我要是吱个声，算把我‘朱’字倒写了。”他又低下头，合紧眼睛，默默地说：“唉，失败了，我们失败了，他们拿我们受苦的人们粪草不值呀！”他心里着实激愤，两手打着哆嗦。锈钝了的剃刀，在他头皮上嚓嚓响过，他咬紧牙关撑持着，脸上的纹路曲皱得更加深了。自从高蠡暴动失败，朱老忠只好合法存在，非法活动，但是他的心里并没有低头。

庆儿娘一把鼻涕两把泪，哭得像个泪人儿，说：“他大叔快去吧！冯家把庆儿打得死去活来。庆儿的爹，都是你们一抹子兄弟，

闹暴动死了。依着我,要着饭吃也要远走高飞,离开这个热地方,孩子又被冯贵堂霸住。要是有个好和歹儿,可是怎么着?”她攥起袖子擦着眼泪,把老毛蓝粗布袖头子也湿透了。

高蠡暴动失败,朱老星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,庆儿娘带着孩子们偷偷藏在青纱帐里,饿了啃支生棒子,渴了喝口井水,三更半夜才敢回家去看看,做点吃的。她想带着孩子们下关东,去找个能生活的地方,可是看看天气冷下来,孩子们还没有遮凉的衣裳,没有一点点路费盘缠,无法操持一家人的吃穿。她又不忍心抛下老亲近邻,不肯离开出生的家乡,所以没有走了。眨眼刮起西风,青纱帐快要倒下了!倒下这块,他们移到那块;倒下那块,他们又移到另一块青纱帐里。最后,场光地净了,她觉得上天无路,入地地无门。冯贵堂带着民团,到处捉拿暴动户家属,叫赔偿损失。她实在无处躲藏,一时心窄,解下裤带挂在村北歪脖子枣树上。在这刻上,朱老忠走了来,说:“好死不如赖活着,你这是干什么?”三手两手把她放下来,安慰她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把孩子们拉扯大,才对得起朱老星。后来,冯贵堂把庆儿作为人质,霸在他家里当长工,他们才敢回家过日子了。

朱老忠一想起孩子们受过的苦难,心上着实酸痛,说:“沉住点气,哭什么?朱老星是条好汉子,他宁死不降敌!庆儿也是好样的,不能含糊!”他实在气愤,剃完头,刮完脸,剩下三绺小胡子,换上身浆洗过的紫花衣裳,拿起烟袋、荷包就往外走。

金华看老公公要出门,从灶火炕里探出头来,问:“老人家不吃了饭去?咳!难混的日月呀!”

朱老忠听了金华哀婉地说话,停了一刻,说:“我不饿了,你们吃吧!……”说着,头也不回,迈步就走。

贵他娘在后头说:“快去吧!庆儿正受着热哩!咳!可怜的没

爹的孩子呀,世间有多少苦难也得出在咱朱家门里呀!”

朱老忠一听,回过头抖着衣襟,说:“你说的那个,不一定;走着瞧吧,出水才看两腿泥!苦难的日子混到头了,以后就要轮到他们头上。今天我就要去和冯贵堂动交涉,交涉不好,我顺着大道就进了城了……”今天早晨江涛才托城里人送来了一封信,说他回县里工作了,究竟是什么工作,他还不知道。但是他的心上又有了主心骨儿了。

贵他娘说:“你沉住点气,压住点性儿,不要肝火太盛。”

庆儿娘紧跟着说:“快去吧,庆儿在炼铁炉里受罪呢!”

朱老忠听了这句话,走了两步又停住,瞅着庆儿娘说:“着什么急?条条道路能走到山上。炼炼好,不炼不成钢!你们不用去了,在屋里听信儿吧!”

朱老忠一出大门,庆儿娘又在后头轻轻絮叨:“革命,革命,多么难的革命呀!革(割)死爹了,还革(割)死儿。”

朱老忠听得说,猛地回过头来,睁圆两只眼睛,满眼含着泪花,射出晶亮的光芒,说:“不要那么说吧!娘们儿的见识,木头眼镜,只看两寸远!”他说着,弯腰提了提双梁鞋子,匆匆走去。

事由不大,出在朱家头上,就惊动了锁井全镇。街头巷尾,茶棚饭馆里把“朱庆扒瓜”当成说闲话的中心。今天早晨,冯家瓜园的山东老人,天不明就爬起身来,提着两只湿裤脚子,来找冯家护院的老山头。老山头把小三角眼儿一瞪,歪起脖子问:“你逮住人了没有?”山东老人说:“没有。”老山头说:“你没逮住人,也没看见个人影儿?要是连个人影儿看也没看见,叫冯爷知道了,你就该受点热了。少不得你今年这瓜就算白种了,我这个中间人吃不了也得兜着!”

山东老人听说他的瓜要白种了,心里想:这一年,离乡背井,披星星戴月亮,可不是容易呀!他愣了一会儿,又口吃着说:“可,可,我好像看见,那扒瓜的像是拐着一只脚。可黑影里,我也没看清楚。”山东老人流下两行泪,咧起厚嘴唇,鼻涕顺着嘴角流下来。他那条揉成毡的辫子,缠到脖子上,又黑又长的络腮胡子,几乎遮满风吹日晒的古铜色的脸。

老山头眼珠子滴溜一转往上吊了吊,说:“嗯?拐腿的人,在锁井镇上可是不多呀!莫不是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,跑进二门去,向冯贵堂回话。冯贵堂听到这个消息,定住眼神,捋着八字胡子,呆了老半天,又扬起臂膀,仰天哈哈大笑,不由得说出口来:“哈哈!时机到了,看你朱老忠和朱老明往哪里藏,往哪里躲吧!”

冯贵堂和老山头,安排好了打虎捞龙的圈套。当天上午,派老山头把庆儿从地里抓回来;庆儿正跟着班子榜地,听得老山头叫他,就知道这个包子里不是好馅。他紧了紧腰带,不说长不道短,跟着老山头走回来,把锄头戳在大槐树底下。到这刻上,庆儿并不害怕,打了打身上的尘土,进了账房。冯贵堂正躺在藤椅上抽烟,一见庆儿,当头来了个下马威,吹胡子瞪眼睛地说:“他妈的,朱家门里没有好东西!”

老山头边走上来,拍着大腿说:“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?”

朱庆一时摸不清头脑,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冷战,抖着嘴唇说:“什,什,什么事?”

冯贵堂背起左手,右手捏着烟头点着地说:“你别装没事人儿,明明是你扒了老子的瓜,还装不知道?”说着,冷不丁地大叫了一声:“来,给我吊起来!”

朱庆一听,像是一声霹雳,嗡的一声在头上响起来。不由分说,老山头像耍熟了的把式,三手两脚把他倒剪了胳膊绑起来,

在背后打个蝴蝶结。庆儿憋足了劲，跟老山头挣扎了两下子，也无济于事。不知冯家什么年头在大槐树上系好了铁环子，钩子一挂就把庆儿吊了起来。

冯贵堂又吹着胡子说：“揍他！”

老山头抡起一条青柳棍子，问：“说！扒瓜的是你不？”

庆儿把胸脯一挺，瞪直黑眼珠子，说：“不是！”

老山头又问：“扒瓜的有朱老忠不？”

庆儿把头一摆说：“没有！”

老山头生起气来说：“有朱老明不？”

庆儿板上钉钉地说：“没有！”

老山头憋红了脑袋，用青柳棍子敲着庆儿的脊梁，问：“有伍顺和小囤不？”

庆儿闭住气，鼓着肚子，把脚一蹬，说：“胡诌！我根本没踩你冯家瓜园的地边！”

老山头叉开两腿，横起腰，打一棍问一声。一棍子下去，庆儿脊梁上立时肿起一条血痕。最后，老山头耸身攥住绳子打了个坠身，把庆儿系得两脚离地。庆儿只得把腰一弯，抽紧肚筋，咬紧牙关，屏住气忍受着疼痛。他那酱色的脸上，立时暴起青筋，浑身火烧火燎，胳膊像被拧掉，又像有刀子刮他的肉。登时间头上冒出黄豆粒籽大的汗珠子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拼挡着，不一会儿工夫就晕过去了，浑身麻木，再也知道棍子啪啪地打在什么东西上。一刻时间过去，渐渐地，系着的绳子也停止了摆动。

正在这刻上，朱老忠提着烟袋匆匆走进冯家大院。看热闹的人们见他走来，自动地闪开条道儿。朱老忠一看，庆儿鸭子凫水吊在大槐树上，他满脸带笑走上前去，说：“我这老胡子老脸的

了,咱既然有过协定,今天我在你面前说句话。听,算着;不听,我算白说。这几年庆儿在你院里,除了爱说句玩笑话,可没人说个不好儿。今天到底为了什么事,把他吊在这大槐树上?”

老山头看朱老忠说话带着劲,立刻扔下柳棍子,走上去打住朱老忠的话头,说:“朱老忠!是这么回子事,昨儿晚上,瓜园里头一批瓜,就给人扒了去。山东老刁说,扒瓜的拐着一只脚。你想,咱镇上可有几个人是拐脚的?这不是活活叫冯家大院里出不去门吗?……”

朱老忠不等老山头说完,插了一句,说:“当然是!这锁井镇上拐脚的就只朱庆一人,可这扒瓜的人不一定是朱庆!”他扭头对吊着膀子的朱庆说:“庆儿!这扒瓜的是你吗?”

庆儿一听得是朱老忠的声音,苏醒过来,挺起胸膛说:“不,不是我!”

朱老忠跳起脚,立刻红了脖子脸,鼓荡着钢铁般的嗓子说:“对嘛,有小子骨头你大声点说!”

庆儿鼓了鼓肚子,张开大嘴说:“扒瓜的不是我,我朱庆好冤哪!”

朱老忠哈哈大笑了,向前走了两步,指着冯贵堂脚下,说:“贵堂!你有没有证据?”

冯贵堂听朱老忠质问,耷起胡子,瞪起眼睛说:“是山东老刁说的!”

朱老忠向山东老人走过去,绵甜细语儿说:“山东老兄,你也是个穷人,咱天下穷人可是一家,你要良心发现,你可不能血口喷人。你说,你有没有证据?”朱老忠理直气壮地追问下去。

山东老人搁不住朱老忠质问,上牙打着下牙,嚅嚅地说:“这,这,昨日晚上夜黑天,看见天上打了两道闪,就放下窝铺睡

觉了。深更半夜里,听得外头有动静儿,我在黑咕隆里扒着窝铺一看,唔!有人叽里咕噜跑过去。末后一个,好像是拐着一只脚。我放心不下,再也睡不着,点个灯亮一看,天哪!我的西瓜都给他们扒走了!唉,我命苦啊,我离乡背井出来种地,自春至夏,披星星戴月亮忙了半年,好西瓜都被他们扒走了,我一家大小靠什么活着啊,我趴在窝铺上啼哭了半宿!”说到这里,他又张开大嘴号啕大哭起来:“可怜我外乡人哪,人生地不熟呀!”

朱老忠看他痛苦的样子,说:“好,好嘛!好像是个拐脚的?这黑影里可不足为凭呀!”说着,朱老忠左手叉腰,右手指着缥缈的天空说:“山东老兄,你要对得起咱受苦人呀!”朱老忠年纪虽老了,但身体还是强壮的,他一身刚强,凛凛然不失当年红军大队长的气魄。山东老人看他问得实在,就闭住嘴不再说什么。看这场面要僵住,保长刘二卯走出来,说:“不管怎么的吧,吃亏占便宜,不出当乡人!闲话少说,先放下人来……”说着,伸手去解绳子放人。

朱老忠走上去,把他拦住,两手抓住绳子,说:“不,不能!这,捉人容易,放人可难呀!冯家大院里没有‘公堂’,这私刑吊打是不合法的!”

冯贵堂看朱老忠气昂昂地顶碰得厉害,转身走进账房里,隔着窗棂大发雷霆,说:“朱老忠!你要记着大暴动的事!你不要忘了!”

朱老忠一听,脸上腾地红起来,向窗子走了两步,哈哈大笑起来说:“我忘不了,大暴动开仓济贫,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军,开赴前线,是一件好事。你们镇压了暴动,我把二贵和庆儿押给你,叫他们给你做苦工。可是今天也要说清楚,并没有把他们的人命交给你……”

冯贵堂说：“你忘不了就行！”

朱老忠说：“我忘不了，现在你在马上，俺在马下；你在明处，俺在暗处，是吗？我替你都说了吧！”

老山头手里拿着棍子，也气呼呼地说：“朱老忠！我劝你老实一点吧！”

朱老忠歪起头，瞥了他一眼，看老山头凶煞似的在他眼前站着，恨不得一嘴吃个人。他咬住嘴唇，沉了一刻，转身走出梢门，向西一拐，走上进城的大道。刘二卯看他要去托什么门路。他知道朱老忠虽然暴动失败了，还是四通八达，不是个好惹的人。刘二卯一壁吩咐人把朱庆放下来，两步并成一步追上去。朱老忠在头里跑，他在后头追，一直追到大渡口上，才抓住朱老忠的袖子。三扯两扯，把朱老忠拉回来。拽进四合号，坐在柜房里。刘二卯伸手从坛子里打上四两白干酒，抓把花生米扔在桌子上，说：“老大！咱老哥俩儿，今天说句话，你是走过京闯过卫的人，还这么不明白？咱东西两锁井打官司打了多少年？光糟的那银子钱，也堆成大垛了，打出什么来了？今天赶上我刘二卯管着咱村的事，这官司起不了。吃亏占便宜，出在锁井镇！”

朱老忠把烟荷包在桌子上一摔，说：“对嘛！他西锁井，有钱有势；我东锁井，有命有人。穷小子有穷骨性，这条拾来的身子骨，自从老年间就受尽了欺侮。你就说吧，民国十五年为摊兵款，二十一年为大暴动，弄得我东锁井倾家荡产，害得我穷人家好苦啊！”朱老忠嘴里说着，心里想起高蠡游击战争失败以后，革命的人们遭受的痛苦。朱老星……那些死去的战友们的形象，立时映满了他的眼前。

刘二卯抿了一气酒，吧咂着嘴唇，伸长了脖子咽下去，似乎亲切地两手捧着酒碗递过去，说：“老大！过去，咱共事不多。今